

小时候，去外婆家玩。一次坐车从大坪到较场口，汽车如蜗牛般经过一边是绿树掩映的陡坡，一边是悬崖的路段时，看见了几乎垂到汽车顶部的浮图关的巨大岩石上，赫然镌刻着一行大字“建设人民的生产和新重庆”，懵懂的我不解其意。问大人，他们随口回答，就是建设我们的新重庆嘛。

后来才知道，这是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的西南局在1950年1月发出的伟大号召。一年又一年，在中央的支持下，为了建设新重庆，全国各地伸出了友谊的双手，不仅提供了急需的物资器材，更是派来了特别能战斗的人，加入到建设新重庆的洪流中。

一次课余时间，就听家住大坪的老师说，在山坡与坟茔交错的袁家岗乱石岗，要建高级的医院和培养医生的医学院，今后看病不再难了。又听说，那医院是上海来建的。

回忆之箭射向60多年前……
上世纪50年代，党和政府着眼于西部的发展建设，决定西迁一些企事业单位到较为贫穷落后的地区。1955年决定交通大学、上海第一医学院分别迁往西安、重庆。
考虑到上海第一医学院全部迁往重

心中始终充满敬意

庆将失去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发展环境，也将失去中山医院、华山医院等附属医院的重要支撑，在广泛听取意见后，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提出了“母鸡下蛋”的办法：即上海第一医学院留在上海继续发展，同时担负起筹建重庆医学院的任务，这样“分迁”的方案得到了批准。

1955年10月，中央任命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陈同生兼任重庆医学院首任院长。同年11月5日，中央同意“抽调上海第一医学院部分力量在重庆建院”的方案。1956年初，上海第一医学院即公布第一批派往重庆医学院的人员名单，共计99人。

1956年4月26日，重庆市党政领导召开会议，专门研究重庆医学院建院问题，并形成《研究重庆医学院建院问题的会议记录》。这期间，卫生部提出上海第一医学院应选派一名院领导到重庆医学院担任副院长，陈同生首先想到了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著名传染病学家钱惠。时年52岁的钱惠毫不含糊，一口答应。在钱惠的影响、动员下，上海第一医学院一大批教师前往重庆。

■李显福

时任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外科学专家左景鉴教授，受命筹建重庆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并担任首任院长；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儿科医院副院长石美森副教授调任重庆医学院儿科主任……

1956年10月27日，重庆医学院举办首届开学典礼，中央高瞻远瞩的决定胜利完成了。1955年4月至1960年7月，上海第一医学院向重庆医学院派遣人员的工作历时6年，共调派教师、医师、教辅医技和护理等各类人才400多名，其中有30多位著名专家教授，还有一大批在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才俊。

为了创办这所学校，上海第一医学院的400多名人员“西迁”重庆，谱写了一段荡气回肠的历史。因为有了这一批专家、教授、医疗设备、后勤等人员的西迁奋进，披肝沥胆，重医附一院和附属儿童医院等才陆续建立起来了。他们不仅是重医的创校功臣，也是西部医学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开拓者。

1985年，重庆医学院更名为重庆医

科大学。

如果说，重庆医学能有今天的灿烂和成就，这400多人功不可没，《西迁无悔》随机采访记录的11人，只是400多颗重庆医学群星中的极少部分。不过，恰如一滴水可以折射太阳的光辉，管中窥豹，由此亦可见西迁者们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永不停歇的坚定步伐，用心血和汗水浇注的热气腾腾的动人记忆。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西迁到重庆“建设人民的生产和新重庆”的，又岂止一个上海第一医学院，他们为重庆的建设、为重庆的腾飞贡献了青春，写就了壮美的诗篇。

斗转星移，春秋来去。他们中的大多数已先后辞世，尚健在者也垂垂老矣，但他们的奋进足迹却长存巴山渝水，他们携手谱写的西迁精神必将代代相传。

永远记住他们！永远敬仰他们！
(本文摘编自渝中区文联文艺资助项目、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报告文学集《西迁无悔》自序)

作者简介：李显福，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和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家在轨道之上

■兰荣辉

“快看，快看，来了，来了”随着一声惊叫，站在半山崖线轨道上的游客，迅速举起了相机，生怕错过精彩瞬间，经过佛图关半山崖线的轻轨列车，穿过花海，向大坪方向驶来。

10年前，我从川东北一个小县城来到重庆市，开始“建设人生”，亲历重庆市近十年基础建设突飞猛进，飞速发展，也见证了“基建狂魔”的速度与技术的长足发展。

那时重庆交通远没有现在这样方便，只有一条单轨线——较新线(较场口到新山村)。我上班在渝中区两路口，家住九龙坡歇台子，平时上下班都得挤公交车。上下班高峰期，交通十分拥挤，即使挤上了公交，也不一定能按时回到家或按时到达单位，因为交通堵塞随时可能发生，有时一堵就是半小时或更长，因此，网上有人戏称重庆为“堵城”。由于当时重庆交通主要靠公交车，高峰期路上车流量大，行车简直就是龟速，“堵城”之名并非空穴来风。

随着2011年1号地铁线正式营运，紧接着3号线，6号线又相继开通，才结束我上下班挤公交的历史，乘坐地铁线路上下班不仅快捷，而且十分舒适安全，路上时间也由原来的8个公交站耗时40分钟(不堵的情况下)到现在4个地铁站耗时10分钟，更不用担心交通拥堵。高峰时段地铁列车发车间隔1分钟，保证了上下班人群的交通需求。

重庆是山水城市，跨山跨水，交通建设困难重重，道路拓展受地势限制，修建道路都得架桥挖隧，费时费力，十分不容易。因此，重庆直辖后市委市政府一直都把交通建设作为工作重中之重。

单轨车爬坡力强，转弯半径小，很适合重庆这样的山水城市。重庆第一条轨道线路——较新线就是首先选用单轨列车。市民形容坐单轨列车就像坐过山车一样，感觉特别刺激，特别舒爽。沿途风景也不错，很多人家里来了外地朋友，必定带朋友乘坐单轨打卡，观山城美景。轻轨沿途很多地方因此成了网红景点，如洪崖洞、李子坝、佛图关、朝天门、铜元局等站点。

近十年来，重庆主城交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重庆首条轨道线路正式运营算起，短短十多年，重庆市轨道交通由1条线路发展到10多条，通车里程也由不到20公里，发展到400多公里。原来的2号单轨线也与轨道3号线完美连接，形成了闭环，就像重庆的一条内环线一样。从渝中区较场口出发经九龙坡区、大渡口区、巴南区、南岸区转一圈，再回到渝中区。新建成的重庆轨道环线更是把重庆主城区内各条线路串联起来，形成了重庆市内四通八达的轨道交通线路网。至此，重庆轨道交通可以满足主城60%人口通过轨道交通出行，这在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据了解，重庆轨道线路已规划至2035年，建设线路多达24条，建设总里程更是多达1300余公里。截至2022年1月，重庆轨道交通已开通运营线路共有10条，包括1、2、3、4、5、6、9、10号线及环线、国博线。随着1号线通到璧山，结束了区县不通地铁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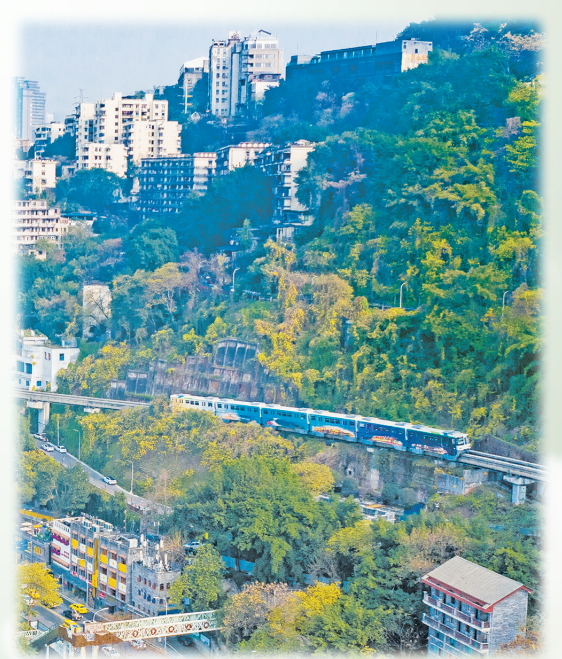
城市建设者并未停下脚步，重庆市政府为提升两江四岸城市形象和服务功能，又在轨道交通沿线修建了大量人行步道和观景平台作为配套，方便游客和市民游玩观景。佛图关步道直通半山崖线与鹅岭公园健身步道融为一体，每天都有很多市民或外地游客来半山崖线游玩打卡，观山城美景，赏轻轨穿楼奇观。

像这样的观景平台和步道，已经遍布全城，成为山城重庆的一大特色景观。有人说，观景台就像城市阳台，重庆主城区内最著名的观景台有朝天门、洪崖洞、龙门浩、弹子石、南山一棵树、鹅岭公园瞰胜楼观景台。其中，鹅岭公园瞰胜楼观景台，楼高8层，可以俯瞰山城，环观山城夜景。

网友拍摄的重庆轻轨穿楼，开往春天列车的精美短视频，引起了外交部美女发言人华春莹的特别关注，她曾在推特上盛赞重庆轻轨列车穿行佛图关花海，带给市民和游客无穷乐趣和美的享受。

年轻的直辖市——重庆，也和全国城乡一样，怀揣着中国人的梦想，沐浴着改革的春风，用智慧和汗水建设美丽家园。

作者简介：兰荣辉，笔名云晖，作品散见《中国建设报》《中国民族报》《青年文学家》等报刊杂志。小说《较量》获昆山市文联、作协优秀奖。诗歌《巴马，以一粒红豆焕发无限生机》获河池日报、文联优秀作品奖。



轨道2号线依山而建。 记者 王 欢 摄



鸟瞰重庆医科大学。

重庆医科大学供图

“上半城，下半城，上上下下走死人。”

曾有人带着些骄傲的口吻“抱怨”的地方，是长江嘉陵两江环抱的渝中半岛重庆“母城”。而上上下下必经的通道就是有名的“十八梯”。

“地势刚险，重屋累居。”(《华阳国志·巴志》)是这样说重庆的。老十八梯更如后一句话。此地位于重庆市渝中区城市中心，上到较场口，下至厚慈街，历经岁月演绎，这些长短短短的梯坎街巷纵横交错，逐渐形成了十八梯“鱼骨”状的街巷结构和“蛛网”般的城市肌理。因了这些，十八梯的市井之乐、生活之情、城市之根便有了许多让人向往和回忆的独特味道。也因了原住民和新来者的友好共居，此地的生活味才更加浓烈。也吸引我走进改造后的十八梯，与原来对比，寻找那浓郁的生活气味。

原味
公元1371年，明戴鼎筑“九开八闭”十七道城门，形成重庆“母城”城市格局。明清时期，下半城成为政治、经济中心。十八梯周边的南纪门、金紫门、储奇门一带，有川东总督都督府、药材行帮市场、清真寺、马王庙等，交通便利、市井繁华，此地逐步成为重庆“母城”的人居商贸集散地……

十八梯的改造，并不是全部推倒重来，仍保留了原“七街六巷”的大致脉络和走向，街巷的名称原汁原味没有改变。那些适应密集房屋和狭窄小巷而生长的、歪歪扭扭的、株型各异的黄葛树，成了十八梯生生不息的象征。约百米长的原始石岩、崖壁和部分堡坎经过清理、修葺，配以灯饰。古朴厚重中，给历史记忆焕发了新的光彩。难怪《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肯从这里路过！

生活的原味，渗透到古建筑、旧街巷、老树木里，不仅有喜怒哀乐，还有爱恨情仇。在十八梯，更有有仇恨！因为较场口大隧道惨案的一个重要出口在这里！1941年6月5日，这是一个永远被历史铭记的日子。在日本飞机持续五小时的“疲劳”轰炸中，十八梯、演武厅和石灰石防空洞隧道发生了避难者窒息践踏伤亡惨案，遇难者约2500人，酿成举国甚至世界为之震惊的“六五大隧道惨

十八梯“寻味”

案”。

但日机并未摧毁重庆人民的抗战意志，“愈炸愈强”的标语书写在十八梯建筑的断壁残垣上，彰显着重庆这座城市的坚韧不屈。历史经验还留下了这样一句话：四川不灭，中国不亡！十八梯的市民代表了重庆人是倔强不屈的，也代表了中国人是英勇无畏的。

韵味
曾经的十八梯，车水马龙、商贾云集。擦皮鞋、补皮鞋、掏耳朵、拔火罐、修脚、做木工、做裁缝、卖小面、卖烧饼、补锅补碗、卖报纸杂志、卖针头线脑、磨剪子启菜刀、喝茶打麻将的人们，活动于石梯两侧的室内或街边。

“破铜烂铁牙膏皮，拿来换钱。”这是过去收荒佬在十八梯主街的吆喝。此声音在改造后听不到了。如果有，会变成“旧彩电旧冰箱旧电脑拿来卖。”不谈钱，谈钱不亲热，卖了自然有钱，彼此心知肚明。吆喝的味道没有变，吆喝的内容却随时代的变迁而变化。

民以食为天，食以味为鲜。生活的韵味最美的当是美食。在下水沟街行走的担担吆喝道：“凉粉凉面麻辣的。”大热天，流汗很多，口干舌燥，心急火燎，看一眼口舌生津，闻一下神清气爽。于是赶快要一碗，有滋有味地囫圇吞下，完了还不忘咂咂嘴：真好吃！惹得在跳蚤市场摆摊卖小百货的人们，忍不住吞口水。

在厚慈街的神仙茶馆里，来一碗盖碗茶，一边陶醉在重庆沱茶的清香里，一边有意无意打量破石立针的黄葛树那盘根错节的发达根须，生活的烦恼会抛诸脑后。因那顽强的生命力，还有茶馆“品茶知雅，闹市寻幽”那副对联，给予了人们进一步面对困难生活的启迪和信心。

回味
十八梯凤凰涅槃，是一次充分体验民意的决策。2010年6月12日《重庆晨报》：“十八梯拆不拆，老住户说了算”。6月20日下午4点30分，在公证员的监督下，6389位十八梯原住民以96%的赞同票，同意实行危旧房改造。